

关于巴哈伊行政管理体系

挚爱的阿博都·巴哈之兄弟们!由榭赫·阿玛德和萨叶德·卡兹姆所预言的、曾于希拉兹城升起的、在西行的路途中于亚得里诺堡城升至其天顶的神圣指引之太阳，随着巴哈欧拉之仙逝而最后沉降于阿卡城的地平线，并且在整一千年的演进结束之前不会再升起了。如此光芒璀璨的一个天体之隐没明确地结束了巴哈伊时代初始的和最赋予生命的时期——神圣启示期。除了巴孛殉道至巴哈欧拉于德黑兰的希亚查尔监狱经历令人战栗的囚禁生活之间这段时间以外，由巴孛开始而巴哈欧拉使之达到顶峰的、这个伟大的预言周期中诸先知所期待和颂扬的这个时期，乃是以近五十年连续和演进的神圣启示为显着特点的——这个时期，凭它持续的时间及丰富的内容，必须被视为在整个世界灵性历史领域里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阿博都·巴哈的逝去标志着这同一个神圣天启的英雄期及使徒期——我们信仰的始创期的结束，其光芒无与伦比，更不用说被超越了；其雄伟壮丽一定超卓于巴哈拉之神圣启示在未来的胜利。因为无论是那些于今天构筑巴哈欧位信仰之各层机构的优秀建设者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它的黄金时期的英雄们将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成功地赢取的胜利，都不能与连系着那些产生其生命并奠下其原始基础的人们的名字的那些神奇业迹相比较，也不能被归并到同一类中。正是由于它的特性，巴哈伊纪元的第一个时期(始创期)的地位必须超越和独立于形成期——即我们现在已经

进入的、并且注定要被黄金期所胜过的时期。

阿博都·巴哈使巴哈伊行政管理体系具体化了。我们无法在世界承认的任何一个宗教系统中找到能够与之相比较的。可以说，他结束了那个他所属的伟大时期，并开始了我们现在正努力为之工作的时期。因此，他的《遗嘱与圣约》应该被看作是他(上帝之奥秘)为了保证那构成巴哈伊天启之元素的三个时期的连续性而设想出来的永久的不可分离的链条。如此，信仰之种籽慢慢发芽的那个时期便与必定见到它繁花盛开的时期和紧接着的种籽最后结出金黄硕果的时期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了。

充满并回旋于阿博都·巴哈头脑中的、由巴哈欧拉之律法所释放的创造性能量，通过其冲击力与相互作用力，降生了一份神圣的文件。这份文件可以被视为新世界体制的宪章；而这个新世界体制既是这个最伟大的神圣天启之荣耀，也是它的许诺。因此，他的《遗嘱》可以被欢呼并受承认是由那传达其神圣目的所不断产生的影响力的他与那位曾经作为它的载体和特选领受者的人神秘灵交后所产生的必然子嗣。作为圣约之子——上帝律法之创设者与诠释者的共同子嗣——阿博都·巴哈的《遗嘱与圣约》与提供原始的和启发性推动力的他是不可分的，正如它与最终构想它的人是不可分的一样。我必须常记在心的是，巴哈欧拉不可思议之目的已经如此完全地注入了阿博都·巴哈的行为中，并且他们的动机已经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仅仅是试图把前者的教义与这些同样教义的理想典范

所已建立起来的任何体系分割开来的话，便等于是否认了巴哈伊信仰中最神圣和最基本的真理之一。

自从阿博都·巴哈升天后已演进的、并在我们的注视下在四十个以上的国家具体形成了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被看作是《遗嘱》本身的框架；而在《遗嘱》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堡垒中那新生的婴儿正获得培育和发展。

随着这个行政管理体系本身之扩大和巩固，它将毫无疑问地显示出这份重要文件——巴哈欧拉之天启中最非凡的人物之一，其遗愿的最非凡表达——的潜在能量，并揭示出它的全部内涵。随着它的组成部分，它的各层组织机构，开始有效地和充满活力地发挥作用，它将声明它的权利，并且表明它是有资格不仅被看作是那注定要在预定的时候拥抱全人类的新世界体制之核心，而且也是新世界体制之实在模式。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这个行政管理体系从根本上是有别于其它先知在以前所建立的任何东西，因为巴哈欧拉已经亲自启示了它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它的各层机构，指定了解释他的圣言的人，并且赋予了必要的权力给那个为了增补和运用他的立法条例而设立的机构。那里面隐藏着关于它的力量、它的根本特性以及防范蜕变和分裂的保障之奥秘。在任何一个世界宗教体系的神圣经典中，即使是在巴比天启创始人的著作中，我们都无法找到任何关于建立一个圣约和规定一个行政管理体系的条文，能够在广度上与权威上媲美那些作为巴哈伊天启之真实基础的明文规定。以

世界所承认的宗教中传播得最广和最杰出的两个宗教为例，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能否提供出任何东西能够媲美或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于巴哈欧拉的《圣约之书》或者阿博都·巴哈的《遗嘱与圣约》呢？《福音书》或《古兰经》的原文是否赋予了充分的权威给那些已经声称了其权力并执行着诠释经典和管理他们各自社区的事务的(宗教)领袖和机构呢？无论是彼得(圣徒中被公认的领袖)，还是伊玛姆·阿利(先知的堂兄弟和嫡系继承者)，他们能否拿出一份由基督或穆罕默德所写的书面的和明确的关于授予他们宗教领袖之地位的证明文件呢？若然有了这样一份证据，不就可以令与他们同时代和之后的一个时代的人中那些否认他们的权威并竭力促成了至今仍继续存在的宗教派系的人哑口无言了吗？我们可以大胆地问：在基督耶稣被记录下来话语中，无论是关于继承的问题还是关于一套具体律法规定以及清楚地确定的行政管理条例这些有别于纯粹灵性教义原则的问题，我们可否找到任何东西是接近那些已被证实是充满了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的著作中的详细指令、律法以及警告的呢？《古兰经》在其法典、行政管理及祈祷方面的条令都已显示出超越于以前的、比较颓废的宗教启示之显着进步，然而，它里面哪一段话可以被解释为是建立于无懈可击之基础上的、由穆罕默德曾以口头的方式在多个情形下赋予的继承者的确实权威呢？

巴比天启的创始人巴孛，无论他已多么成功地通过制定于波斯文的《巴杨经》上的训令避免了曾经困扰

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而灾难性的派别分裂，能否认为他已制定了如同那些将永远维护巴哈欧拉之信仰里有组织的信仰者们的团结的指示一样明确而有效的文件来保卫他的信仰呢？

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神圣启示中，只有巴哈伊信仰通过在它的教义中被具体化和详尽阐述了的明确指示、重复警告以及确实的保证条款，成功地建立起一种组织体系，那些追随着已枯竭和破碎之教条的人们尽可以接近它，挑剔评论它，并且在为时未晚前寻求它包容世界之荫庇的保护。

难怪那位通过他的《遗嘱》之施行而创设了如此庞大而独一无二的一个体系、并且本身是如此强有力的一个圣约之中心的人写下了这些话：“这个圣约是多么的牢固而强有力啊！”

从太古之初直至今今天，还没有别的宗教天启曾经提出过与之类似的东西。”在他执行使命的期间最黑暗和最危险的日子里，他写道：“任何潜藏于这个神圣周期之最深处的东西将逐渐出现和被显现，因为现在正是它成长的开端，是它的征象被显现的黎明。”在预告那由他的《遗嘱》所确立的行政管理体系之崛起时，他这样说道：“不要害怕这圣枝会断离这个物质世界并抛弃了它的叶子；不会的，那些叶子会茂盛起来的，因为那圣枝从这凡尘被切断以后，它将升上那荣耀的最高峰，并且将结出香飘全球的果实。”

巴哈欧拉如下这段话如果不是指这个行政管理体系——在未来将包容一切的巴哈伊联邦之雏形——

注定要显示的威力和统权而言，那么它们还能指别的什么呢？“世界之平静已被这最伟大的新世界体制之振荡性影响所打破。通过这个独一无二的奇妙制度，人类规矩的生活已被彻底改革——还不曾有凡人的眼睛目睹过这样一种制度。”

巴孛自己在提及那“上帝将使之显现者”时预告了这神圣的制度并颂扬了这个注定将由巴哈欧拉的神圣启示来展现的世界体制。这里是摘自波斯文的《巴杨经》第三章中他的一段惊人的声明：“凡是凝视巴哈欧拉之神圣体制并感恩于他的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一定会被显现。诚然，上帝已将此不可变更地命定在《巴杨经》中了。”

从巴哈欧拉的书简——在这些书简里国家和地方正义院这些机构被特别地指明并正式地确立了；从上帝之圣辅这种制度——此制度首先由巴哈欧拉然后由阿博都·巴哈使之产生；从地方灵性议会与国家灵性议会的设立——在阿博都·巴哈升天之前这些处于初级阶段的机构已经开始运行了；从它们的权威——这是我们信仰之创始人及他的圣约之中心在他们的书简中决意赋予它们的；从地方基金的创设——这是根据阿博都·巴哈给予伊朗的某些灵性议会的指令而完成的；从《亚格达斯经》的诗节——其结论清楚地预告了圣护制度之设置；从阿博都·巴哈对以前的先知所实行的世袭原则以及长子继承权的法例之解释——对此他在他的一篇书简中加以了强调；从以上所有这些，我们可以朦胧地看出巴哈伊行政管理体的性质和作用之微光

，并且可以从中发现对此最早的指示，而且，这个体系注定了要在后来由阿博都·巴哈的《遗嘱》所宣示和正式确立。

我感觉到在这个时候应该力图解释一下支承着这雄伟的巴哈伊行政管理架构的两根双生支柱——圣护和世界正义院这两种制度——的特点与作用。若要全面地叙述与这些制度之作用有关的各种要素，乃是超出了这篇旨在概括地解说本信仰之基本真理的文章之范围和目的了。而若要精确细致地定义其特点，并且详尽地分析那种一方面将阿博都·巴哈之《遗嘱》所产生的两种基本机构连系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它们分别地与信仰之创始人以及他圣约之中心连系起来的关系，这是一个无疑地将可以由后辈们胜任地完成的任务。我现在要做的乃是解释这个体系的某些卓越特性；对于这个体系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定义，无论我们可能多么地靠近它宏伟的架构，若然曲解或忽视了它，那么都是不可宽恕的。

在开始作解释时，必须清楚而明确地表明的是：巴哈欧拉之行政管理体系的这两个双生机构应该被认为其根源是神圣的、其功能是必需的、其宗旨和目标乃是互补的。它们共同的根本的目的乃是：保证从我们信仰之源泉流出的神圣指定之权力的连续性，维护信仰之追随者们的团结，并且保持其教义原则之完整性与灵活性。相互协力地，这两个不可分离的机构管理着它的事务，协调着它的活动，促进着它的利益，执行着它的律法，并且保护着它的属下机构。分别地，它们各

自在一个被清楚确定了的管辖范围内运作；各自都配备了附属的机构——即那些为了让它们有效地履行各自特定的责任和义务而设置的工具。它们各自在被限定的范围内行使其权能、权威、权利和特权。这些都既不矛盾，也丝毫无损于这些机构各自所占据的地位。它们非但不会难以调和或相互破坏，而且在权力和作用上是互为补足的，其目标永远地和根本地是一致的。

若是分离了圣护制度的话，巴哈欧拉的世界体制便会残缺不全并且会永久地丧失了那种世袭遗传的原则——这种原则，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论述的，已经由上帝之律法所确认。在致一位波斯的巴哈伊信仰者的一篇书简中，他声明说：“在所有的神圣天启里，长子都被赋予了非凡的个性。甚至那先知之地位也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巴哈伊信仰的完整性便会受到危害，整个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便会严重地陷于危险。它的声誉便会受损，使它能够在连续几代人中保持长远而连续的视野所需的工具便会完全缺乏，对它所选举的代表们确定立法工作的范围时所必要的指引便完全没有了。

若然割去了同样必不可少的世界正义院这一制度，阿博都·巴哈的《遗嘱》所确立的行政管理体系的运行便会瘫痪，便没有力量去填补《亚格达斯经》的作者故意地在他的立法和行政管理条例中留下的空隙。

阿博都·巴哈在谈到巴哈伊信仰之圣护的作用时，他在他的《遗嘱》里使用了他驳斥那些挑战他诠释巴哈欧拉著作之权力的圣约破坏者们时曾用过的字眼来断

言道：“他是上帝之圣言的诠释者，在他之后将由他的嫡系后代中第一个出生者所继承。”他进一步解释说：“通过遵从上帝圣道之圣护，强大的堡垒将保持坚固和安全。”“世界正义院之成员、所有的阿格善与阿弗南、上帝圣道之圣辅们都必须对上帝圣道之圣护表现出遵从、顺服和服从。”

另一方面，巴哈欧拉在《崇高乐园》的第八页宣示道：“世界正义院的成员必须在一起开会商讨那些还没有明显地在圣书中启示出来的问题，并且实施他们所同意的决定。诚然，上帝将以他所愿感悟他们，诚然，他乃是供给者、全知者。”阿博都·巴哈在他的《遗嘱》中说：“人人都必须转向那《至圣之书》（《亚格达圣经》），凡是没有在书里明确记载的事情必须提交给世界正义院。这个机构以一致同意或者是以多数支持的形式所通过的决议真确地乃是真理，是上帝本身的意志。凡是违背者乃确实地属于那些热爱不和的人，并且已经表现出恶念及背离了那圣约之主。”

阿博都·巴哈在他的《遗嘱》中不但确认了上述所摘录的巴哈欧拉的声明，而且给这个机构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让他们可以根据当时的迫切需要废除它自己所制定的法令以及之前的世界正义院所定的条例。这里是他明确地陈述于他的《遗嘱》中的话：“因为世界正义院有权制定那些没有明确地记载于圣书中的并且有关日常事务的律法，因此，它也有权撤消这些同样的条文…它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些律法条文不构成那神圣的明确的经典原文之任何一部分。”

关于圣护与世界正义院这两种制度，我们读到这些强调的话语：“神圣而年青之枝，上帝圣道之圣护，以及那经全球性选举而确定的世界正义院，都是受阿帕哈美尊之照顾和保护，是在崇高者（巴孛）的庇护和绝无差错的指引之下的（但愿我的生命可以献给他们俩人）。凡是他们所决定的都是属于上帝的。”

从这些摘言可以看到，不容置疑地清楚而明显，巴哈伊信仰之圣护被指定成为圣言之诠释者，而世界正义院被赋予了对未曾明确地在经典中启示的事宜进行立法的职能。圣护在他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工作，他的解释与世界正义院所制定的条文一样具有权威和约束力。世界正义院所独有的权力和特权是宣布和传达它对于巴哈欧拉未曾明确启示的律法和诫命所作出的最后决议。这两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也将永远不会，侵犯另一个的神圣指定的范围。也将不会谋求削弱彼此的已被神圣赐予的具体而确定的权力。

虽然信仰之圣护已被指定为如此尊严的一个机构之终身首领，但他绝不可以，即使是短期内，独揽立法权。他不能推翻其它成员之大多数所作出的决定，但他有责任坚持让他们重新考虑那些他自己意识到是与巴哈欧拉之话语的意义相抵触并背离了其精神的那些法令条例。他对已经具体启示的著作进行解释，而且除非是以他作为世界正义院成员的身分，否则他不能立法。他被禁止独立地制定那用以指导其它成员组织性活动的章程，也被禁止以一种会侵害那些享有神圣的权利去选举他的合作者的人之自由的态度来施加他的影

响。

应该牢记，阿博都·巴哈升天之前，他在较早的时候已经在一篇致在伊朗的他的三位朋友的书简中所作的暗示里预告了圣护之制度。对于他们问起的关于“在他升天之后是否会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所有的巴哈伊转向他”这个问题时，他作了如下的答复：“关于你们问我的问题，诚然要知道，这乃是一个被看守得很严密的奥秘。它就象一颗藏在壳里的珠宝。它将被显现，这是预先注定了的。注定的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它的光将显现，它的证据也会被显示，它的奥秘将被解开。”

挚爱的朋友们啊！巴哈欧拉之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圣护制度，其地位是崇高的，其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其责任之重大令人吃惊，无论《遗嘱》用什么样的词语都一点不会过分强调它。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无论他的功绩与成就如何，信仰之圣护都一定不能够被拔高到使之共享阿博都·巴哈所独占的只属于圣约之中心的地位，更加不用说把他提高到专门为上帝之神圣显示者而注定的地位了。如此严重地背离我们信仰之教义原则无异于公开亵渎之行径。正如我在谈到阿博都·巴哈之地位时所已论述的，无论把他与神圣启示之创始人分隔开来的鸿沟是多么的巨大，其距离也不能和那分隔他（巴哈欧拉圣约之中心）与圣护们（他的特选臣仆）的距离相提并论。存在于圣护与圣约中心之间的距离，比存在于圣约中心与其创始人之间的距离大很多很多。

我感到这是我严肃的责任去把这一点记录下来：信仰之圣护绝不可以自称为巴哈欧拉教义之完美典范或反映他的光的无瑕明镜。尽管获庇于巴哈欧拉与巴孛之可靠而确实无误的保护之下，且无论他与阿博都·巴哈共有多少在解释巴哈伊教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他本质上仍然是个凡人，假如他要忠诚于他所受的信托，他就不可以用任何借口为自己擅取巴哈欧拉特别赋予他儿子的那些权利、荣誉和特权。根据这一真理，若然向信仰之圣护祈祷，尊称他为教主或教长，呼他为圣尊，寻求他的祝福，庆祝他的生日或纪念与他生平有关的事件，这便是等于背离了珍藏于我们所热爱的信仰中那些已确立的真理。圣护被特别地赋予了显示与揭示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之话语的意义和实质所必需的权力，这并没有当然地赋予他等同于他们的地位，虽然他被任命解释他们的话语。他可以行使他的权利，完成他的义务，然而他的地位永远卑逊于他们，他的本质也与他们相异。

现任的和未来的圣护们的言行必须充分地证实我们信仰的这条基本原则之完整性。他们必须通过他们的品行和榜样把这一真理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并且把证明其真确性的证据留传给子孙后代。

对于我本身，若然犹豫于承认这个如此紧要的真理或踌躇于宣示如此坚定的信念，便已无耻地背叛了阿博都·巴哈对我的信任，并且不可饶恕地篡夺了赋予他的权威。

现在应该谈的是，关于这个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理

论以及指导其主要机构运作的原则。试图将这种独一无二的、神圣构设的体系与人类历史各阶段里人脑所创设的用以管理人类机构的各种制度相比较，这无疑是完全的误导行为。这种尝试本身便显现出对其伟大创始者之完美杰作缺乏全面的了解。不然怎么可能呢——倘若我们铭记这种体系构成的就是巴哈欧拉之全能律法所注定要在地球上建立的神圣文明之模式？人类政治若干多变的制度，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今的，无论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法提供适当的标准去估量它隐藏着的特性之潜能或评价它的基础之强度。

未来的巴哈伊联邦——其唯一架构便是这种宏大的行政管理体系——不但在政治制度的整个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任何一个受世界承认的宗教体系之记载里也找不到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没有任何一种民主政制的形式，没有任何一种独裁或专制之制度（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没有任何一种纯贵族政治的中间性体系，甚至也没有任何一种神权体系的公认类型（无论它是希伯来联邦也好，各种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也好，或者是伊斯兰教的伊玛美教长制或卡利夫政教合一制也好）——所有这些之中都没有一个可以等同于或可以被认为是一致于由其完美设计者之能手所创设的这种行政管理体系。

这个新生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其结构中结合了分别存在于三种被承认的世俗政体中的某些元素，但并非在任何意义上复制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也没有将它们固有的不良特性引入它的机制内。它将这些体系中各

自确实包含含的有益的真理加以融合并使之和谐（这是由凡人的手所创设的政体所未曾做到的），并且不损害它以之为基础的、由上帝赋予它的那些真理之完整性。

无论如何一定不可以认为巴哈欧拉信仰之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纯民主性的，因为所有的民主政制所根本建基于的小前提，即从民众中获取他们的授权，完全不存在于这个天启里。必须牢记的是，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在制定必要的法令来补充《亚格达斯经》的过程中，正如巴哈欧拉在其著作中所清楚地暗示的，世界正义院的成员不是对那些他们所代表着的人负责，他们也不允许受信徒大众或那些直接选举他们的人之感情、普遍意见乃至正当理由的支配。他们应该以一种祈祷的态度顺从他们良心的指令与驱使。他们可以，而且他们确实必须，使自己熟悉社区中的普遍状况，必须在头脑里公平地对交予他们考虑的任何事件之是非曲直进行衡量，但必须为他们自己保留自由地作出决定的权利。“诚然，上帝将以他所愿感悟他们，”这句话是巴哈欧拉不可置疑的保证。他们，而非那些直接或间接地选举他们的人之整体，如此地被指定为神圣指引的领受者，而这些神圣指引同时也是这个神圣启示之命脉和根本保障。而且，在这个天启里象征着世袭继承原则的那个人已被指定为其创始人话语的诠释者，因为有了赋予他的确实权威，因而当然就不是那个常常联系着君主宪制现行制度中的傀儡领袖。

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也不能草率地被认为是纯粹

专制的一种强硬而严厉的制度，或者只是懒惰地模仿了那种纯教会制度的任何形式（无论是教皇制也好，伊玛美制或任何其它类似的制度也好）；这是因为很明显的原因，通过国际性选举产生的、巴哈欧拉信仰者的代表们已被赋予了对未曾在巴哈伊经典中明确启示的事宜进行立法的专有权。信仰之圣护及除世界正义院以外的任何机构都绝不能够篡夺这一重要而必要的职权或侵害那神圣的权利。职业传教士制度及其所带有的浸礼、圣餐礼和忏悔等仪式之废除，要求通过全面投票选出所有地方、国家以及世界正义院这方面的律法，主教权威及其伴随着的特权、腐败及官僚主义倾向之完全消失，所有这些都是巴哈伊行政管理体系之非专制特性及在管理其事务中采取民主手段之倾向的进一步证据。

以巴哈欧拉之圣名为标志的这个体系也不应与纯粹贵族政制的任何制度相混淆，这一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方面它支持了世袭继承之原则并交托给信仰之圣护解释教义的义务，而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必须从信徒大众中自由而直接地选举出组成它的最高立法机构的成员。

尽管这个行政管理体系不可以说是仿效了这些被公认之政制中的任何一个，然而它却在它的架构中归并、调和并吸收了存在于这些制度中的健康成分。圣护被任命行使的世袭权威，世界正义院所承担的重大而必要的职能，要求由信徒之代表参加民主选举的具体法令——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显示出这个神圣启示之体

系（绝不能把这个体系等同于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所提及的任何一种政体类型）包含并融合了灵性的真理，而那些存在于其它公认政体中的有益成分则被建立在这些灵性真理之上了。而那些政体中各自固有的公认有害的因素则被严格地和永久地排除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体系之外，因而，无论它持续多久，分枝多广，它也永远不会退化到那些迟早要败坏一切人造的和具有根本性缺陷的政治制度之机构的暴力政治、寡头政治或煽动者政治的任何一种形式。

挚爱的朋友们！这个强大的行政管理体制之根源是多么的重要，它的特点是多么的独特，而那些可以说是预告了它的诞生并表明它进入了演进之初始阶段的事件似乎同样值得注意。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幼嫩的力量之发展所特有的缓慢而稳定的巩固过程，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股瓦解力量之破坏性洪流正在袭击着当今社会已陈腐的宗教与世俗制度，这两方面的对比是多么的强烈，多么的具有启发性啊！

这个伟大的不断发展的体系之组织机构所展现出的活力；它的管理者们之高昂精神和无畏决心所越过的障碍；在旅行传教者之心中以不减之热度燃烧着的压抑不住的热情之火；它的优秀建设者们正在攀登的自我牺牲之高峰；它的忠实保卫者所显示出来的开阔的视野、自信的希望、创造的喜悦、内心的宁和、决不妥协的完整性、模范的纪律、坚强的团结与一致；它的感人灵性显示出它能够把多种多样的元素吸收到它里面、能够清除它们所带有的一切偏见、并且把它

们融合到它自身的结构内这样一种能力之程度——所有这些乃是一股力量之证据，这力量是一个幻灭而悲哀动摇的社会所不能忽视的。

对比一下吧！一方面是使巴哈欧拉之信仰的这个生气勃勃的肌体富于生气的灵性之璀璨显现；而另一方面是一个患病而混乱的世界之哭喊与挣扎、放荡与虚荣、悲哀与偏见、恶意与倾轧。看一下吧！那恐惧折磨着世界的领袖们并使盲目而迷惑的政治家们动弹不得。仇恨是那么的强烈，志向是那么的虚伪，追求是那么的卑劣，各种族人民的疑心是那么的根深蒂固！目无法纪、腐败堕落以及缺乏信仰，都在侵蚀着这个摇摇欲坠之文明的命脉，这些都是多么地使人心纷乱啊！

难道正在不知不觉地侵入人类活动与思想诸多领域的这个持续衰败过程不可以被看作是巴哈欧拉这一强大之臂的崛起之必要的伴随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将在过去二十年中深深地搅动了地球上每一个大洲的那些重大事件看作是同时预告那个正在崩溃之文明的死亡之痛苦以及那个世界体制——必定在其废墟上崛起的人类得救之方舟——诞生之阵痛的不祥征兆吗？

欧洲大陆强大的君主国与帝国之灾难性崩溃（对其中一些灾难的暗示可以从巴哈欧拉的预言中找到）；在他的祖国，已经注入了什叶派僧侣统治制度之命运中并仍然继续着的衰败没落；他的信仰之传统怨敌卡伽王朝之灭亡；伊斯兰教苏尼派的两大支柱苏丹政权与卡利夫政权之倒台（基督教纪元第一世纪后期耶

路撒冷之毁灭与此惊人地相似)；侵害着埃及伊斯兰教会组织并削弱了它最坚定的支持者之忠诚的世俗化浪潮；在俄国、西欧及中美洲，攻击着一些最强大之基督教教会的羞辱性狂风；在人类活动之政治与社会领域中正在冲蚀那些看似坚固的堡垒之基础并颠覆着其机构的那些破坏性学说之传播；令人奇怪地联想起西方罗马帝国之倾覆的、威胁着要吞没当今文明之整个架构的、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之征兆；所有这些见证了巴哈欧拉的神圣宗教之强大机构诞生时给世界带来的混乱——这些混乱范围越来越广，强度越来越激烈，而同时，这个不断演进的伟大体系之内涵越来越充分地理解，其分枝越来越广地扩展到全球。

最后，还要再说几句。这个行政管理体系——用以保护与珍藏如此宝贵之珠宝的外壳——之崛起与建立成了巴哈伊纪元的第二个时期(即形成期)之标志。随着它越来越远离我们的视线，它将最终被看作是被赋予了权能将在后期展示这个荣耀天启之鼎盛的主要力量。

当这个体系仍然处于它的幼嫩阶段时，不要让任何人误解了它的本质，轻视了它的意义或曲解了它的目的。这个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石乃是上帝给予这个时代之人类的不可改变的神圣目的。它获取其灵感之源泉正是巴哈欧拉本人。它的保护者与守卫者乃是阿帕哈王国里已严阵以待的天使军团。它的种籽正是为了使它诞生与茂盛而献出了生命的二万多殉道者的鲜血。它的机构所环绕的轴心乃是阿博都·巴哈之《遗嘱与圣约》的正确条文。它的指导原则乃是我们信仰的教义之不误诠释

者在整个西方的公开演讲中已明确阐明的真理。指导它的运作并限定了它的职能的律法已明确地规定在《亚格达斯经》上。它的灵性活动、博爱活动和行政管理活动将群集的中心地带乃是灵曦堂及其附属场地。维护它的权威并支承它的架构的支柱乃是圣护与世界正义院这两种双生制度。激励着它的中心的与主要的目标乃是建立起由巴哈欧拉所设计的新世界体制。它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它所灌输的标准，既不偏向东方也不偏向西方，既不偏向犹太人也不偏向非犹太人，既不偏向富人也不偏向穷人，既不偏向白人也不偏向有色人。它的口号是人类团结；它的旗帜是“至大和平”；它的顶峰是黄金时代的到来——在那圣日里，世界各国都将成为上帝自己的王国，成为巴哈欧拉的王国。

守基
于巴勒斯坦海法城
1934年2月8日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

巴哈欧拉之信仰者们：

近来事态之无情进展已使人类更为接近由巴哈欧拉所预言的目的地，当你们从各个角度目睹了表明世界正在经历分娩之阵痛的种种令人心悸的迹象，再想到那临近的救助时，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教友都不会仍然无动于衷。

当我们在世界各地纪念阿博都·巴哈骤然辞世十周年之际，似乎正是时候根据他遗留世间的教义原则来思量一下那些促使巴哈欧拉所预言之世界体制逐渐出现的事件。

就在十年前的这一天，他逝世的消息如同闪电一般迅速传遍世界。在这个世界遭受命中注定的种种磨难时，他本是可以透过他的仁爱、力量与智能之高贵影响力，独自成为世人的倚靠与安慰的。

我们，一小群自称已认出发自他内心之光辉并支持他的人，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于尘世生命的晚年反复地暗示过的这个顽固不化的人类将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灾难与动乱。我们当中还有人能够生动地回忆起，在那个迎接世界大战(一场通过它所引起的恐惧、它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它所酿成的纠纷，注定要对人类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结束的欢欣喜庆之晨，他向一群聚集在他门前的朝圣者与拜访者所说的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他沉着而又有力地强调了由那份被各种族各民族人民欢呼为正义获胜之化身以及持久和平之可靠文件的

《和约》为顽固不化的人类备下的残酷骗局。我们常常听到他说，各国当权者及其民众虽然口口声声地表示：要和平，要和平，然而他们心中却仍然熏烧着未曾熄灭的仇恨之火。在胜利的热情仍然高涨，人们还远远未感觉到或表示出丝毫忧虑时，我们已经常地听到他大胆地高声宣说：被歌颂为“自由人类之宪章”的那份文件，其实在其种籽里裹藏着将使世界更受奴役的苦涩骗局。如今，何等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他准确无误的判断力之敏锐啊！

十年连绵不断的动荡，满载着痛苦，累积着将影响未来文明的难以预测的后果，已将世界带到了灾难的边缘。这灾难之可怕令人不敢细想。一方面是凡尔赛宫里的全权大使们豪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的狂妄热情，另一方面是在痛苦迷茫之时发自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同样的、掩盖不了的悲痛哭嚎，这两方面的反差实在令人黯然。

一个厌腻了战争的世界

无论是《和平条约》的设计者与捍卫者所召集起来的力量，还是曾经激励《国际联盟盟约》之创作者的那些崇高理想，都未能成为充分的保障，以对抗不断袭击着如此苦心创设之架构的那股内部瓦解力量。无论是各战胜国力图强加于人的所谓《和解条约》之条文，还是美国那位卓识远见的总统所设想的制度之执行机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未能成为适当的工具，以保证他们努力建立起来的体系之完整性。阿博都·巴哈于一

九二零年一月间写道：“目前正折磨着世界的疾患将倍增，而笼罩世界的黑暗也将更加深重。巴尔干各国将仍然不满，其焦虑将与日俱增。各战败国将继续鼓惑人心，并千方百计重燃战争之火。新生的各种全球性运动将竭尽全力宏扬其主义。左派运动将取得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将蔓延开来。”

自从这些话语被写下以后，经济困扰、政治混乱、金融剧变、宗教动荡以及种族怨恨似乎已合伙同谋，无穷无尽地给世界增添重压。在重荷之下，这个虚弱厌战的世界痛苦地呻吟着。这些连续不断的危机，接踵而来的速度快得令人不知所措，其后果累积起来便使社会的根基动摇了。无论我们把眼光转向哪个洲，也无论我们所眺望的地区多么遥远，都可以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被一些它既不能解释又无法控制的力量袭击着。

欧洲，迄今被视为一个极度自负之文明的摇篮、自由之炬的高举者以及世界工商业力量的主流，在如此可怕之剧变面前也变得手足无措，呆如木鸭。不仅在人类活动之经济范围里，同样地在其政治领域里，一些被长期渴望的理想正在反动势力以及阴险顽固的激进主义的双重压力下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从亚洲腹地远远传来阵阵不祥而昭然的喧哗声，预示一种信条将发起持续不懈的袭击，通过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律法与原则，威胁他要破坏人类社会的根基。新生的民族主义之扰嚷声连同日益严重的对宗教的怀疑与不信，给这个历来被视为长久稳定与泰然顺命之象征的大陆增添了

祸患。在最黑暗的非洲，反对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之目的及其手段的、自觉而坚决的反抗运动之第一阵骚动越来越清晰可辨，给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有增无减的剧变多添了一幕。甚至美国，这个直至最近仍为其一贯超然的政策及其经济的独立自足而骄傲，为其无懈可击的制度及不断增长的繁荣与威望而自豪的国家，也无法抵抗已把她卷进经济旋风的那股力量。目前，这场飓风正威胁着要削弱她本身的工业与经济生活基础。甚至遥远的澳洲，本来由于它远离欧洲的风暴中心而被指望免于病患大陆所经受的考验与折磨，然而，它也陷入了这个悲哀与冲突的旋涡，无力逃脱其陷阱一般的影响力。

动乱在即的征兆

确实，象目前正席卷全球的如此普遍如此触及基础的大动乱，无论在人类活动之社会、经济还是政治领域中都是史无前例的。象现今正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如此繁多纷杂的危险根源也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我们驻足反省这个异常混乱的世界目前的状况时，以下这段巴哈欧拉的话语确实值得注意。

“人类的刚愎任性还要坚持多久呢？不公正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呢？动荡、混乱还要搅乱社会局面多久呢？看哪！绝望之骤风从四面八方刮来，正在分裂和折磨人类的纷争正日益增多。来临在即的骚乱与动荡之迹象已清晰可辨，因为现行制度已显出可悲的缺陷。”

居住在欧洲大陆的三千多万少数民族所产生的令

人不安的影响力；不断壮大的失业大军及其对政府与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与不利影响；邪恶的、不受约束的军备竞赛日益鲸吞那些本已极为贫困的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源；日益困扰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令人沮丧的局面；世俗主义风潮对迄今被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基督教和穆斯林正统教派的猛烈进攻——这一切对于现代文明未来的稳定性显然是严峻的不祥之兆。怪不得欧洲一位以其智能与中庸著称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也被迫说出如此大胆的断言：“世界正经历文明史上最严峻的危机时期。”而另一位则写道：“我们或者正处于世界大灾难降临之前，或者也可能正处于一个更伟大的真理与智能的时代破晓之前。”他又补充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宗教才死而复生。”

当我们扫视政治地平线时，难道我们还不能辨出正把欧洲大陆重新划分为若干潜在的战斗阵营的那些力量所结成的联盟吗？(这种联盟取决于一场不同于上一次大战的、标志着一个时代——人类演进史中的大时代——终结的大竞争。)我们，一个无价信仰之特许护卫者，难道不是被召唤来见证这个如同西方罗马帝国之覆没一样的、政治上是根本的、而灵性上是恩赐的巨变吗？巴哈欧拉之信仰的每个警觉的支持者都该好好地沉思反省，从这次世界大爆发中难道不会喷涌出充满灵性势能的力量吗？(如此的灵性能量使人想起伴随耶稣基督之信仰的建立而出现征象与奇迹，不，简直使这些征象与奇迹黯然失色。)从这摇摇欲坠之世界的巨大痛苦中难道不可能出现一场宗教复兴吗？(这场

宗教复兴的范围和力量甚至超越过去的伟大宗教每隔一定时期便根据一种无法理解的神圣智能振兴衰落的时代与颓废的人民所凭籍的那股引导世界的力量。)难道现今这个极度虚夸的物质文明之破产本身不可能清除掉目前仍然阻碍着这个奋斗中的上帝之信仰的展现及其未来繁荣的那些丛生野草吗?

当我们在这个不安的时代充满危机与痛苦的征途上沿着我们的航道前进时，让巴哈欧拉亲自以他的圣言之光照耀我们的道路吧。在五十多年前，当世界还远离这些现今正折磨着它的灾难与考验时，从他的圣笔中就流淌出这些预言性的警语：“世界正在经受分娩的阵痛，它的烦恼与日俱增。它的脸转向了刚愎任性和不信宗教。其悲惨命运还不适宜在现在透露出来。它还将持久地继续堕落下去。然而，当命定的时辰到来时，将会骤然发生令人类四肢战栗的事件。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神圣的旗帜才会飘扬，乐园的夜莺才会鸣唱。”

束手无策的政治家

挚爱的朋友们!看哪!无论是从个人行为，还是从有组织的社会和国家之间现有的关系来看，人类已走入歧途太远，堕落太深，世间被公认最有才能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公正无私，他们的行动如何步调一致，也无论他们对人类的事业如何热情不渝和忠心耿耿，仅仅通过他们独力的奋斗已无法拯救人类。最优秀的政治家经过深思熟虑所能创设的任何体制，最杰出的经济理论家所希望提出的任何学说

，最热心的道德家所力图灌输予世人的任何道义原则，都不能够最终为这个精神涣散的世界建立未来提供适当的基础。无论世故者怎样动人而迫切地呼吁世人相互忍让，仍不能平静人类的强烈情感，也无助于恢复其元气。仅仅凭有组织的国际合作所制定的任何综合计划，无论是在人类活动的哪一领域，也无论其概念如何直率坦白，范围如何广泛，都不能成功地清除那已如此猛烈地打破了当今社会之平衡的根源。我敢大胆断言，甚至“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创设所需机制”（此乃当今日益提倡的一种原则）这种行动本身也不能成为解药，以消除那正逐步削弱已成有机体的民族与国家之活力的毒素。难道我们不能自信地肯定，我只能完全接受早在六十年前由巴哈欧拉简明有力地阐述的、在其要素中包含了上帝命定的关于在这个时代统一人类之计划的那个神圣纲领，并且不屈不挠地坚信其每一条款的效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最终能够抵抗那些导致内部分裂的力量呢？而这些力量，倘若不加以抑制，必然继续侵蚀这个绝望中的社会之要害。满目愁云的人类必须为之奋斗的正是这个目标——建立一个新世界体制，其根源是神圣的，范围是包容一切的，原则是公正合理的，特色是具有挑战性的。

即使是宣布支持巴哈欧拉的人们，倘若声称自己已掌握巴哈欧拉为全人类的大团结所制定的神奇计划之全部内涵，或已领会其重要性，都是大胆妄为之举。即使是在今天人类演进已达到较高阶段，倘若试图将它所有的可能性具体化，或估计它在未来的益处，或

描绘它的荣耀，皆为时过早。

世界体制之指导原则

我们可以理智而大胆地去尝试的只能是努力争取目睹允诺之黎明的第一线曙光。在时机成熟时，这道曙光必定驱散笼罩人类的黑暗。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仅是最粗略地指出我们所了解到的、包含于巴哈欧拉之世界体制中的指导原则，正如阿博都·巴哈——他与全人类订立之圣约的中心以及他的圣言的诠释者和说明者——曾经详述和阐明过的。

只有思想偏颇的人才会拒绝承认：芸芸众生的不安与痛苦磨难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并且可以归因于《和平条约》之创设者们的愚妄不智与鼠目寸光。在战争过程中所签署的金融责任条款以及强加给战败国的巨额赔款重荷，在很大程度上要对世界货币黄金的分配不当以及因此造成的黄金供应短缺负责，而这些结果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价格的异常下滑，并因此残酷地增加了贫穷国家的负担。公正不偏的人们对此是不会有疑问的。政府之间的债务给欧洲广大人民强加了重压，破坏了国家预算的平衡，瘫痪了国家的工业，并导致了失业人数的增加，这一切对于无偏见的观察者是再明显不过的。复仇、怀疑、恐惧和敌对，这些源自战争并因《和约》之条款而挥之不散并受到培植的幽灵，已导致了国家竞争性军备开支的巨额增长，包括去年合计不少于一百亿英镑的支出，这反过来加重了世界性萧条的后果，这个事实即使最肤浅的观察者也会马上承认。被战后的所谓“自决理

论”助长起来的狭隘而野蛮的国家主义，要对破坏国际贸易的健康运转并损害国际金融机制的高额抵制性关税政策负起主要责任，这是极少人敢于争辩的事实。

然而，如果力辨这场曾引起惨重损失、激起强烈情绪并遗留无穷苦冤的战争仅仅需要对目前文明世界几乎每一方面都深陷的史无前例的混乱动荡负责的话，这真是无聊之举。我想强调的中心观点乃是：目前世界不安定的根本原因不应归咎于迟早会被视为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其事务之短暂混乱所引起的那些后果，却更应归咎于手上被委以人民及国家之直接命运的那些人未能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调整得能够适应迅速发展的时代的迫切需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这些间间断断地发生着并使当今社会动荡不安的危机不是主要地由于那些受世人公认的领袖们拙劣无能吗？他们未能正确地理解时代的征象，未能彻底地摆脱他们的成见和已成束缚的信条，未能按照巴哈欧拉在他那关于人类一家（这是他所宣示的信仰之主要和杰出的特征）的至高宣言中所包含的那些标准来重塑他们各自政府的机构。因为人类一家之原则——巴哈欧拉包容全世界的统权之基石——所指的正是实施着统一世界的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已经提及过了。阿博都·巴哈写道：“在每一个天启里，神圣指引之光都会集中在一个中心主题。…在这个奇妙的神圣启示中，在这个荣耀的世纪里，上帝之信仰的基石及其律法之杰出特征乃是人类一家的意识。”

那些人类机构的领袖们完全漠视这个时代的精神

，他们正力图将原来适于旧时代闭关自守的国家主义进程加以调整以适合这个正如巴哈欧拉所预示的，要么达至世界统一，要么走向灭亡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是多么的可怜啊！在文明史中这个如此关键的时刻，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大的小的，东方的西方的，也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的领袖们都必须留意巴哈欧拉的宏亮召唤，彻底地建立起世界团结的意识(这是忠诚于他的圣道的必要条件)，勇敢地奋起，完整地实施他，这位神医，为患病的人类所制定的治疗计划。让他们彻底地抛弃各种成见和民族主义的偏见，并留意他的教义之授权解释者阿博都·巴哈所发出的惊人劝告。当一位服务于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问他，他应该用怎样的最佳方法去促进其政府与人民的利益，阿博都·巴哈的回答是：如果你努力的话，以你作为一名世界公民的能力，你能够为你的国家服务的最佳方式是：协助最终将那已成为你们国家政府之基础的联邦制度应用到目前存在于世界各种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

《神圣文明之奥秘》(《文明之神秘力量》)一书是阿博都·巴哈对未来世界之重组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以下的篇章：

“一旦有某几位杰出而品格高尚的国君——忠诚与决心之闪光典范——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以坚定的决心和清晰的洞察力，奋起建立世界和平之事业，那么，真正的文明将会在世界的心藏展开它的旗帜。他们必须使和平之事业成为全面磋商的对象，并以

他们的力量千方百计地寻求建立世界各国的一个联盟。他们必须达成一份有约束力的条约并建立一份盟约，其条款将是健全的、不可违背的，并且是明确的。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宣告这份盟约，并使全人类都赞成它。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应把这项最重要的崇高事业——全世界之和平与幸福的真正源泉——视为神圣的事业。人类的所有力量都必须动员起来，以保证这份最伟大的盟约之稳定与长久。在这份包容一切的盟约中，各个国家的国境和边界都应清楚地确定下来，作为各国政府彼此关系之基础的原则也必须明确订立，所有的国际协议和义务也必须清楚确切。以同样的方式，对各国政府的军备规模也应严格地限定，因为，如果容许任何一国增加战备和军事力量，必将引起其它国家的疑心。作为这份神圣盟约之基础的主要原则应该如此确定，假如日后任何一个政府违反其中的任何条款，地球上的所有政府都应起来把它制服。不仅如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决意使用各种能够利用的力量将那个政府摧毁。如果这份在所有方剂之中最伟大的灵药能够应用到这个世界的患病之躯，那么，世界将一定会从它的病苦中解脱出来，而且，将保持永久的安全和稳固。”

他进一步补充说：“有些人认识不到潜藏于人类努力之中的力量，因而认为这件事情极难实行，甚至认为这是超乎人类能力之外的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由于上帝无穷无尽之恩典，他所宠幸的人们之仁爱、智者能人们之空前努力，以及这个时代杰出领袖们之思考与计划，没有任何事情是办不到的。需要的

是努力，不息不止的努力。任何事情若缺少不屈不挠的决心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过去的时代里有很多事情曾被认为是绝对的幻想，然而，在今天却变成了最容易的和实际可行的。为什么却认为这项最伟大最崇高的的事业——真正文明之天空上的太阳，全人类的荣耀、进步、幸福与成功之事业——是不可能达成的呢？无疑，它的美丽光芒普照全人类的那一天必定会到来。

七盞统一之明灯

在他所写的其中一篇书简中，阿博都·巴哈在进一步阐明他崇高的主题时，启示了如下的文字：

“在过往的宗教周期里，虽然也建立了和谐，然而，由于缺乏途径，因而未能达成全人类的统一。大陆与大陆之间被遥远的距离所阻隔，甚至同一大陆的各种族人民也几乎不可能相互交往或进行思想交流。结果，地球上的所有种族和民族便无法相互交流，也无法相互理解和达至统一。然而，在今天，交通通讯的途径已大增，这使得地球上的五大洲实质上成了一大洲。…同样地，人类家庭的所有成员，无论是人民还是政府，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已越来越变得相互依赖。因为谁也不再可能自给自足了，政治关系已将所有的种族和民族联结起来，并且，贸易与工业的关系、农业与教育的关系也日益增强。因而，全人类的统一是可以今天达成的。真确的，这就是在这个奇妙的时代、这个荣耀的世纪里所发生的奇迹之一。过去的时代不可能有这样的奇迹，因为这个世纪——光之世纪——已被

赋予独一无二的、空前的荣耀、力量与光辉，因而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奇迹不可思议地展露。最终，我们将可以看到它的灯烛在全人类当中明亮地燃烧起来。

“看吧，时代之光正在世界昏暗的地平线上破晓。第一盏明灯是政治领域里的统一，它的早期微光现在已经可以辨出。第二盏明灯是在世界性事业中思想的统一，不久我们将可以目睹它的顶盛辉煌。第三盏明灯是自由的统一，这是一定会出现的。第四盏明灯是宗教的统一，这本身乃是基础中的基石，通过上帝的力量，它一定会光耀璀璨地显现。第五盏明灯是各民族的统一，这种统一将稳定地在本世纪内建立起来，使得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民都把自己视为同一个祖国的公民。第六盏明灯是人种的统一，这使得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成为同一个人种中的种族和宗教。第七盏明灯是语言的统一，也就是选择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让各种族的人民都用这种语言受教育，并用这种语言交谈。所有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一一出现，因为上帝之天国的力量将协助它们的实现。”

一个全球性的超级政府

六十多年以前，在他所写的《致维多利亚女皇书》中，巴哈欧拉对“地球上所有统治者”启示了如下的文字：

“你们要一起进行商议，并将你们的心思只用于关注人类的利益以及改善他们的处境。…要把世界视为人类之躯体，虽然这躯体被创生时是完整和完美的，

却由于各种原因已倍受灾祸和弊病的折磨。它一天也未能安宁，甚至越病越重，因为它落入了庸医的手里，而那些庸医驱策着他们世俗欲望之野马，已可悲地走入歧途。即使在某个时候，某个有才能的好医生曾对它精心调理，使得躯体的某部分得到康复，但其它部分仍然如从前一样受着病苦的折磨。这些就是那全知者、全智者告诉你们的。…主为整个世界之康复而命定的特效药和最有力的工具乃是：全世界的人民要团结在同一个全球性事业中，团结在同一个共同信仰中。要达成这个目标，除了通过一位医术高明的、全能的、被赋予灵感的神医之力量外，别无它途。真确地，此乃真理，除此之外，都只是谬误。”

巴哈欧拉进一步补充道：

“我们看到，你们所开销的经费一年比一年增多，而且把这些重担压在你们所统治的人民身上；这真是非常的不公正。畏惧于这位被虐待者的叹息与眼泪吧！不要以超出人民所能负担的重担压在他们身上。…你们都应彼此和解，这样，你们除了用以保障你们领土与主权的军备外就不再需要更多了。团结起来吧，世上的全体君主啊！因为只有这样做，你们之间纷争的风暴才会平息，而你们的人民才能获得安宁。如果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向另一个挑起战争，那么你们就要全体起来反对他，因为这样正是昭彰公正。”

这些力如千钧的话语所表达的意义如果所指的不是对肆意放纵的国家主权作出不可避免的压缩，以此

作为形成那未来的由所有国家组成的世界联邦之先决条件，那么，这些话还能表示什么别的意义呢？一个全球性超级政府的某种形式需要逐渐地发展起来，世上所有的国家都将支持这个政府，他们将自愿地放弃每一个制造战争的籍口，放弃某些征税的权利，以及除了为维持各自领土内部秩序之目的以外放弃一切保留军备的权利。这个政府将必须把以下的机构纳入其运行轨道内：（一）、一个能够对联邦成员中任何违命不服者行使最高的和不可挑战的权威的国际行政机构；（二）、一个世界性议会，其成员由各个国家的人民选出，并经他们各自政府的确认。（三）、一个最高法庭，即使某些事件的当事人并非自愿地将他们的案件呈交该庭审理，该法庭的判决也具有约束力。这样，一个世界共同体将真正地以其最明白显着的纲领显现巴哈欧拉所预言的神圣体制，这个神圣体制将逐渐被视为这个慢慢成熟起来的时代之最佳果实。在这个世界共同体里，所有经济上的藩篱将永远被拆除，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将得到明确的承认；在这个世界共同体里，宗教狂热主义的喧嚷与冲突将永远平息；在这个世界共同体里，世界联邦代表们深思熟虑的产物——一部国际法典将获得各联邦单位联合军事力量的支持，从而能够实施直接和强制性的干涉行动；在这个世界共同体里，反复无常的军国主义狂暴将转变为一种持久的世界公民意识。

巴哈欧拉在他致全人类的书简中宣示：“统一之圣幕已经被支起；你们不要视彼此为陌生人。…你们乃是

同一棵树上的果实，同一枝干上的叶子。…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人们不应以爱其祖国为荣，而应该以热爱全人类为荣。”

多样性的统一

对巴哈欧拉全球性律法令人鼓舞的目的不要心存疑惑。它绝不是旨在颠覆现有的社会根基，而是寻求扩大其基础，重铸其机构，以符合这个不断变化之世界的需求。它既不会与合理的效忠精神相抵触，也不会削弱必要的忠诚。它的目的既不是窒息人们心中理智的爱国主义火焰，也不是要废除国家自治这一制度(如果要避免过度集权之灾难，这种自治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它既没有忽视，也没有试图隐瞒那些使世界上各种族、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气候、历史、语言、传统、思想与习惯等方面的多样性。它召唤更宽厚的忠诚、更博大的抱负，超越于任何曾经激励过人类的忠诚与抱负。它坚持认为国家主义的冲动和利益必须服从统一的世界之迫切要求。一方面，它否认过度的集权，而另一方面它又否认有一律化的企图。它的口号是“多样性的统一”，正如阿博都巴哈所解释的：

“思量一下花园里的花朵吧。虽然品种、颜色、形态、形状各有不同，然而，由于他们由同一个春天的甘霖所滋润，由同一阵和风所复兴，由同一轮红日的光芒所激励，这样其多样性便更加迷人，更加锦上添花。假如花园里所有的花朵、植物、叶子、果实、枝干、树木都是同样的形状、同样的颜色，这会多么令人

生厌啊!颜色、形态和形状的多样性丰富和装饰了花园，并增强了美的效果。同样地，当多种层次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由同一种中心力量的作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人类的完美才会显露，其美丽与光耀才会显现。只有那统治和超越一切事物之本质的上帝之圣言的神圣效力才能够使幼童般的人类相互分歧的思想、感情、观点和信念和谐起来。”

巴哈欧拉的呼吁主要地是直接针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狭隘主义与偏见思想。如果那些被长期渴望的理想及由来已久的制度，某些社会设想及宗教学说不再促进人类之大多数的幸福，不再满足不断演进的人类之需求时，就要把它们扫除掉，并且把它们归入过时的废物堆和被人遗忘的学说中去。在一个受制于“变化与衰退”这条无法更改之定律的世界中，这些已陈旧的东西又怎么能够幸免于那必定降临每一种人类制度的衰败变质过程呢?因为，法律标准、政治和经济理论仅仅是为了保障人类整体利益而设计的，不应为了保护任何特定学说的完整性而将人类钉在十字架上。

“一体”的原则

不要有任何误解!巴哈欧拉所有的教义所环绕的轴心——“人类一体”的学说——决不是无知的激情主义之爆发，也不是模糊的虔诚的希望之表达。不应仅仅把它的呼吁等同于人类兄弟情谊和友善精神之复苏，它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培育各种族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和谐合作。它的含意更深刻，它的主张比任何以往的先知们

被允许提出的更伟大。它的信息不仅仅适用于个人，更主要地关注于必定把所有国家和民族结合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之成员的那些基本关系之本质。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理想之阐述，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一个能够适当地体现它的真理、证实它的有效性、并且使它的影响力永存不朽的机构。它意味着当今社会之结构在组织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世界从来未曾经历过的。它包含着一种挑战，勇敢无畏且遍及全球，直指已陈旧过时的对民族主义信条的信仰——这些信条盛行的时期已经过去，必将受天命的决定和控制，按照事物发展的通常路向，屈服于一个新的准则——这个新准则从根本上不同于并且无限优胜于世人所构想出来的任何信条。它起码要求重新建设整个文明世界并使之非军事化，使这个世界有组织地在其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如政治机构、精神抱负、贸易金融、语言文字等方面统一起来，而且仍然保留着各联邦单位民族特征之无限多样性。

它代表着人类演进之顶峰。人类的演进最初是由氏族家庭生活的诞生而开始的，后来经过发展达成了宗族部落的团结，然后又导致城邦国家的构成，以后经过扩张发展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制度。

正如巴哈欧拉所宣示的，“人类一体”的原则恰好包含了这样一个神圣的断言：在这个伟大的人类演进史中，不但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要达至这个最终阶段；它的实现正快速临近；而且，只有源自上帝的力量才能成功地把它建立起来。

如此惊人的构想已经在那些表明拥护巴哈欧拉之信仰的人们之努力中得到最早的显现，并由他们踏出了谨慎的第一步。这些信仰者们意识到其事业的崇高性，他们从学习巴哈欧拉崇高的行政管理原则开始，经受锻炼，勇往向前地在地球上建立他的王国。世界团结之精神从正在瓦解的社会之混乱状态中自发地形成，而这种精神的逐渐传播，使那伟大的构想得到间接的体现。

回顾这个崇高构想之成长和发展历史将是令人鼓舞的，这个构想必定会越来越受那些肩负着各民族各民族人民之命运的管理者们的关注。对于那些刚从拿破仑时期的大动荡之混乱中冒出来的国家及公国，当时它们主要的当务之急乃是恢复它们独立的权利或者是争取它们国家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团结之构想对于它们来说不仅遥远，而且难以想象。直至国家主义的力量成功地颠覆了那个试图抑制其不断增长之势力的神圣联盟的基础时，一个其范围将超越这些国家所建立的任何政治机构的世界体制之可能性才开始被严肃地加以考虑。直到世界大战以后，妄自尊大的国家主义之拥护者们才开始把这个体制视为一种有害教义的目的，因为这种教义有助于破坏它们的国家生活继续维持下去所必须依赖的效忠精神。当初，神圣联盟的盟友们曾力图抑制刚从拿破仑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人民当中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精神，现在，无拘无束的国家主权之卫士们也以同样的精力拚命地抵毁它们之得救所最终必须依赖的那些原则。

对流产的“日内瓦条约计划”之强烈反对，对之后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联邦之提议”的嘲弄，“欧洲经济联盟总计划”所遭受的失败，所有这些看来对于少数正在促进这个高尚理想的、有远见的人们所热切作出的努力来说是一种挫折。然而，我们也看到这些提议曾被考虑过，这事实本身便证明了它们正在人们的思想中和心灵中稳步地成长起来，为此，难道我们没有理由鼓起新的勇气吗？从那些意欲抵毁这个崇高构想的有组织的企图，难道我们不是正在见证那出现于“统一的西方联邦”诞生之前、并有助于它的重建的那些令人鼓舞的斗争和激烈的论战在一个更大规模上的再现吗？

人类的联邦

只举一个事例：北美大陆的各个州统一之前，有人就那些阻碍着它们最终结成联邦的难以克服的障碍曾作出多么自信的断言啊！难道人们不是广泛而强调地声称：那些使各州彼此分离的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彼此间的互不信任、政府与习惯上的差异等等是如此的严重；没有任何力量，无论是灵性的还是世俗的，能够指望使它们和谐起来或对它们加以控制？然而，一百五十年前普遍存在的情形与现代社会的状况又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科学的进步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提供了不少工具，而这些工具是那个年代所缺乏的；凭这一点推断，把北美各州融合为一个联邦这一难题，比起四分五裂的人类在努力争取全人类之统一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任務要复杂得多，

虽然两者在某些习惯上是相似的。

谁知道为了实现一个如此崇高的构想，人类还必须经受比从前所经历过的更强烈多少的苦难呢？还有什么别的能够象这场充满暴力和盛衰变迁的内战之火（这场战争几乎扯裂了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一样，不但把各个州融合成一个由多个独立的单位所组成的联盟，而且使它们结合成为一个国家，尽管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着很多种族上的差异？如此根本的一场革命，涉及社会结构上如此影响深远的变动，是绝不可能通过外交和教育这样普通的方法去达成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人类血迹斑斑的历史，便能认识到，人类只有经历过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强烈痛楚才能够加速那些划时代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中最伟大的里程碑。

严酷考验之火

尽管过去所发生的那些变化是巨大的且影响广泛的，然而，当我们从适当的角度去看这些变化的时候，就会认识到它们的出现只是一场无比壮丽、范围极其广泛的变革发生前夕的小调整，而人类必定会在这个时代里遭受这场变革，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仅仅是一场世界大灾难的力量便能够促使这个人类思想新时期的到来。未来所发生的事件将越来越多地表明这样一个真理：只有一场无比强烈的严酷考验之火，才能够把这些彼此不和的实体（这些构成现代文明的元素）融合为一体，成为未来的世界共同体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巴哈欧拉在《隐言经》里警告“尘世的人们”，“一场不可预见的灾难正紧跟着他们，并且悲惨的报应正等候着他们”，他这预言性的声音，令人震惊，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所面临的悲惨命运。人类将经受一场烈火般的严酷考验，从而得到磨炼和培训，只有这样的严酷考验才能够成功地给人类灌输一种责任感，而新时代的领袖们必须承担起这些责任。

我想再次提醒你们留心巴哈欧拉所作出的不祥预言，这段话我也曾引述过：“当命定的时辰到来时，将会骤然发生令人类四肢战栗的事件”。

阿博都巴哈不是也曾经以明确的话语断言过：“另一场战争，一场比上一次大战更暴烈的战争，将一定会爆发”吗？

各个时代的诗人一直在咏唱的、预言家们长期以来梦想着的太平盛世之最终实现，将取决于这个宏大的、其荣耀难以形容的事业能否完成——这项事业曾难倒了罗马政治家们的谋略，而拿破仑孤注一掷的努力也未能达成此事。要实现旧时代的先知们所预言的“刀剑将成犁，狮羊共栖息”，也将依赖这项事业。它单独地便能够开创基督耶稣之信仰所预言的天父之王国。它单独地便能够为巴哈欧拉所描述的新世界体制奠下基础——这个世界体制将会把阿帕哈王国无与伦比的壮丽辉煌反射到地球上，无论所反射的光显得多么微弱。

最后再说一句：“人类一体”之宣言——巴哈欧拉包容一切的王国之主要基石——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与

旧时代所表达的虔诚希望相提并论。他的宣言不仅仅是一个呼吁而已；他提出这个宣言时，是孤立无援的，并面对他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个东方统治者残忍的联合对抗——而他本人只是他们控制下的一名流放者和囚犯。这个宣言同时包含着一个警告以及一个承诺——那警告中藏有解救苦难深重的世界的唯一方法，而那承诺之实现已临近在即。

这个宣言在宣示时，世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曾经认真地设想过它的可能性，由于巴哈欧拉之灵已将上天的效力吹入了它，终于越来越多有思想的人们认识到它不但是—种临近的可能性，而且是当今操纵着世界的那些力量作用的必然结果。

上帝的代言人

由于自然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进步、由于工商业的全球性扩展、在世界经济力量的压力下、在物质文明的陷井之间，这个世界已缩小并转变为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无疑地，它极其需要以一种适合其基本要求的语言来重申那作为过去所有的神圣启示之基础的真理。除了巴哈欧拉——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代言人——的声音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能够引起彻底的社会变革，就如同他已经在那些彼此截然不同的、表面上难以调和的、在全世界组成了一个宣称信仰他的整体的那些男女心中所完成的变革—样呢？

确实，很少人能够怀疑：这样一个有力的构想正在人们思想中萌芽，支持它的声音在响起，它的显着特

征一定会很快地在那些当权者的意识中变得明确起来。只有那些心灵已被偏见所腐蚀的人们才无法看到：这个构想已经小规模地在那个联系着巴哈欧拉信仰之拥护者的、遍及全球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具体化了。

挚爱的同仁们，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继续以清晰的洞察力和不减的热忱协助建立那座已由巴哈欧拉在我们心中奠下基石的大厦，从近期事件的总趋势中获取更多的希望与力量(无论它们最直接的结果如何地黑暗)，以不懈的热情祈祷，愿他加速那惊人远见的实现——在这个远见中包含着他的思想之最耀目光芒以及世上前所未见的最美好文明之最佳果实。

难道不可以认为巴哈欧拉之信仰宣示一百周年纪念正标志着人类历史中一个如此伟大的时代的开始吗？

你们真正的兄弟：

守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海法

The Dispensation
of Baha' u' 11ah

The Goal of
A New World Order

出版者 澳门巴哈伊出版社
地 址 澳门南湾街 3-5-7 号金辉大厦 5 楼 F 座
日 期 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